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寤鐘 第十三回 賢德婦失歲得糠

自古紅顏豈是稀，欲得慧心實難期。愛丈夫，莫失志，願他多讀幾本書，恨卻年荒怎支持。相保守，不忍離，辛辛苦苦何人知。甘心把糟糠來度饑，只歎薄命不逢時。 右調《憶嬌娘》

娶婦原在取德為先，若以德行不甚要緊，而一味欲求其花容玉貌，苟一旦僥倖，以為得偶佳人，喜不自勝，此乃妄人之想，何足為法。蓋婦人有色則驕傲無忌，心思莫測。更有一種癡迷丈夫，見其窈窕可愛，他若一舉一動，則敬之如神明。畏之如雷霆，致意奉承，要使他快樂。故枕邊之際，花言巧語，淫唆百般，彼以為佳音嘖嘖，洗耳而聽，不能辨其是非。勿謂一句挑撥，就是百千句的挑撥，再無不入耳之理。若是有德之婦，端莊淨一隻是愛丈夫勤讀窗前，自己又克盡婦職，臨事不苟，若有一句挑撥，竟是他的仇敵一般，還道是不入耳之語，頗覺厭聽。若再加以以丈夫之弱，自己容貌之美，又無公婆拘束，兒女礙眼，值遇有可苟之境，挑逗之人，自無不入於邪者。所以到後邊，少不得不是被人騙賣為娼，就是被人拿住送官，輕則打死，重則凌遲碎割，有個甚的好結局？然而此乃淫污卑賤之婦所為，亦不概見。大約中平之婦居多，也不節烈也不歪邪的，十有八九。至於心如鐵石，志若霜柏，惜名節顧廉恥，可生可殺而身不可辱者，十有其一。若是皎皎如月，颯颯如風，耳不聞邪，目必睹正，略有所犯，如斷臂截肌，視死如歸，魂殺奸人，自己忘生而決烈者，蓋亦罕見。斯人在世則千古名香，在冥則為正神。可見婦女節操貞烈，雖替丈夫爭氣，卻是他自己的無窮受用，越發該咬釘嚼鐵的節烈起來才是。如今也件現在不遠的事說來，好替天下女人家長些志氣，立些脊骨。

話說江南徐州府有一秀才，姓陳名有量，年紀二十五歲，父母雙亡，並無兄弟。素性孱懦，為人質樸。娶妻海氏，年二十歲，亦徐州人也。生得真有沉魚落雁之容，羞花閉月之貌，婦德女工，無不具備。自十六上上嫁與有量，足不知戶，聲不聞外。有量家貧如洗，日不能給，全賴海氏做些針指，供給丈夫讀書。每晚有量課業，海氏就坐在旁邊，不是緝麻，就是做鞋縫衣，同丈夫做伴。丈夫讀至三更，他也至三更；丈夫讀至五鼓，他也到五鼓。若是有量要老早睡覺，他便勸道：「你我無甚指望，全望書裡博個功名，焉可貪眠懶惰。」就是丈夫讀完書上牀，他還將手中生活做完了，方才安睡。一到天色微明，就先起來，做他女工，直至日出，料知丈夫將近起來，他才去燒臉水，煮早粥，毫不要丈夫費心。雖隆冬酷暑，風晨雨夕，無不如是，再沒有一點怨苦之意。

有時有量自不過意，對他哭道：「我自恨讀了這幾句穿不得、吃不得爛窮書，致你不停針，夜不住剪，勞勞碌碌耽饑受寒。是人吃不得的苦，俱是你受盡，反叫我安居肆業，真是我為男子的，萬不如你。我何忍累你如此受苦，我寸心碎裂。你從今不要眠遲起早，萬一天該絕我，寧可大家俱死，何苦教你一人受罪。」海氏反笑勸道：「說那裡話。自古道：『不是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。』且貧者士之常。你看自古得志揚名的，那一個不從困苦中得來？況執白炊羹，縫補緝績，婦職所宜，這是妾本等之事，你不要管我，你只一心讀書，不要灰了志氣。」夫婦相勸相慰，一個單管讀書，一個專心針指，倒也濃補了幾年，雖不能十分飽暖，卻也不至十分饑寒。

誰知天不湊巧，到這年上赤旱焦土，徐州顆粒無收，饑餓而死者，填滿道路。有量家中，全靠著海氏作個指尖上度日。如此年歲，家家還顧不過嘴來，那閒錢買做生活？就是間或有幾家沒奈何要做的，也都省儉，十件只做一件了。海氏見生活沒得做，又不能作無米之炊，要對丈夫說，又恐分他讀書的心，要不對他說，委實不能存濟。一會又思量道：「他又沒處生發，就是對他說也沒用，徒然添他在內煩惱。」遂隱忍不言，一味自己苦熬。每日在針頭上尋得升把大麥，將來磨成？子，煮成粥，與丈夫吃，把丈夫吃不了的，自己還不敢動，依舊蓋好，留與丈夫作第二頓。自己卻瞞著丈夫，在廚房將滾水調糠，慢慢吞咽，死挨度命。

一日，有量因要碗水，不見妻子，自己到廚房來取，望見妻子手捧一碗黃飯，在那裡吃，見他來，忙將碗向鍋底下一藏。有量看眼裡，只作不知，心內想道：「他吃得是什麼東西？見我來就藏起，難道這等艱難，家中有米不成！料來不過是？子飯，這些東西是你辛苦上掙來的，原該你多受用些，你吃些罷了，何必瞞藏。」又轉一念道：「他素常不是這樣人，怎今日做些形狀，全不像他做的事。」一頭取水，一頭心上不快，不覺失手將個水壺跌於地下打的粉碎。有量連聲叫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！」海氏看見，恐丈夫煩惱，直來勸道：「物數當然，何必介意，我梳盒中有個油碟兒，倒也雅致，堪為水池，你拿去盛水，我另尋個粗碟兒用罷。」有量正欲設法他進去，便乘機答道：「正好你去拿來與我擦洗乾淨。」海氏遂欣然去取。有量待妻轉身，就急急往鍋底取出那碗飯來一看，原來是一碗濕糠，好不傷心可憐，不覺失聲大哭。海氏拿著碟子正走，忽聽得丈夫哭聲，急忙跑來，見丈夫識破，反嚇得沒做理會。有量見妻子一發疼痛傷心，向前摟抱痛哭，海氏亦放聲哭泣。有量哭道：「我一向睡在鼓裡，若非今日看見，怎知你這般苦楚。」因又取起糠來一看，淚如湧泉道：「你看這樣東西，怎麼下得喉嚨，好痛心也。」說罷，又哭。海氏含淚苦勸方止。自此每食有量決要妻子同吃，再不肯相離。

看看日窘一日，甚至兩日不能一餐，海氏與丈夫算計道：「只此苦挨不是長法，若再束手，兩人必然餓死。我有一堂叔，在松江府為守備，還有一姪海水潮，在江陰為營兵，不知那一路近些，同你去投奔他，再作區處。」有量道：「畢竟是守備來路大些，莫管遠近，還是到松江去罷。」二人計議已定，將住房權典出數金做盤費，夫婦二人一同登舟，一路無辭。

及到松江，誰知海守備已調官別省，二人進退兩難，好不煩惱。海氏道：「不得了，加船家些銀子，再往江陰去罷。」有量點首，即日開船，不數日又到江陰。有量入城訪問，果然一問就著。夫婦二人同至海永潮家中，只見四壁蕭然，亦甚寒冷。永潮情意甚好，只是手底空乏，不能周濟，每每竭力支撐，僅僅只夠完一日食用，到後來連一日食用也還忙不來。海氏夫妻見如此光景，自不過意，那裡還坐得住，只得告辭回去。永潮意欲再留他住幾天，又因自己艱難，力不能敷，遂向朋友處借了數金贈他道：「本欲扳留姑娘、姑夫住住，只因家中涼薄，恐反見慢，轉又得罪，些須菲意，權奉為路資，容另日再來相迎，一並為情罷。」二人收訖，再三致謝而別。

行至常州，舟人因本處封船，死不肯去。二人沒法，只得登岸換舟，那裡有半只船影？尋上一日，才尋得一隻，瓢大的破船，開口要八兩鬆紋，方才肯去，把有量嚇得縮頸伸舌而回。與海氏商議道：「目今船價甚貴，那有許多銀子僱船，況徐州米珠薪貴之時，你我縱然到家，也難過活。且喜此處米糧柴草還賤，不若在此權住兩月，再圖計不遲。」夫妻二人左右商量，再沒法處，遂賃一間小小茅屋住下。正是：

在家千日好，出外一時難。

海氏見房屋淺小不能藏身，又恐出頭露面，招惹是非，每日只是閉門而坐，深為斂藏。然開門閉戶，拿長接短，怎麼掩藏得許多。一日，有量從外回來，海氏正開門放丈夫進內，只見一個人賊頭鼠腦的站在對門，把一雙眼一直望著門裡。海氏看見有人，慌忙將門掩上。轉身忽見丈夫面有醉容，笑問道：「恭喜今日小狗兒跌在毛缸裡，開開尿運，你在那裡吃酒來？酒錢出在何處？」有量喜得一聲笑，手舞足蹈，說出這個緣故來。有分教：

只因一席酒，做了離恨杯。

不知有何吉凶，且聽下回分解。